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淚珠緣
第九十六回 彈指流光物猶如此 形容盡致人何以堪

這說這日午膳，本來想備大菜的，就在春聲館帶吃酒帶看戲的，因柳夫人和葉太夫人、金太太等，都用不慣刀叉，並說帶吃帶看，沒有味兒，便自攜著一班女眷，到水流雲左堂來坐席。葉太夫人和軟玉、蕊珠、美雲、瘦春坐了一席，金太太和瑣琴、菊儀、綺雲、茜雲坐了一席，柳夫人和藕香、婉香、眉仙、浣花、麗雲、賽兒坐了一席，一時水陸雜陳，觥籌交錯，說不盡的一番熱鬧。

寶珠進來，向各席上敬了回酒，並向葉太夫人和美雲、瘦春等談了一會，問問葉魁可有回來的日子。葉太夫人道：「魁兒近來連信札也好久沒來了，不知道在外面忙些什麼。有人說起，他在東洋還娶了一個日本婆呢，要是真的，這孩子可就不成材了。」柳夫人聽見笑道：「你這話從哪裡聽來的？咱們一家子，東府裡事傳到南府裡來，還要傳錯，隔著一個東洋大海，是份外的了。」寶珠笑道：「要是真的，將來帶個東方美人兒回來，咱們也好見識見識呢。這不過大姊姊和瘦姊姊倒要先學幾句『挨衣烏哀』的倭話才好，不然，他們倆口子當面罵著你們，還眼睜睜地聽不懂呢！」瘦春、美雲都只付之一笑，軟玉笑道：「如果到這邊府裡來，倒有一位現成的翻譯在著呢。」金太太道：「這邊府裡，真算得人才濟濟的了，連外國話都懂得嗎？」軟玉道：「我們這位翻譯，可不是尋常的外國流氓，卻是一個高麗國王呢！」蕊珠不禁笑了起來，麗雲因道：「偏是軟姐姐兒的記性好，幾年前的一句玩話，還嵌在心裡，拿出來當古典用呢。」婉香笑道：「我倒一時忘了，排算起來，已是七個年頭呢。」寶珠道：「當時的情景，我還歷歷在目，真可謂『如花美眷，似水流年』呢。」美雲不禁點首歎息。柳夫人道：「年輕輕的人，專講這些頹喪話兒，你不瞧葉太夫人，已是望七的人了，還是這般興高采烈的，你們這些後生家，正和花兒一般開得暢好的頭裡，怎麼偏有這些凋喪話兒？」寶珠道：「方才麗妹妹說的『青梅』、『黃梅』那個比方，真不錯呢。」因把麗雲的話述了一遍，大家都說麗雲的比方不錯。陸瑣琴笑道：「麗妹妹住在小羅浮館，成日價對著梅花，所以有這些想頭，只不知道可曾想到『S梅迨吉』的典故上去？」麗雲正吃鮮荔枝，聽說，便把整個荔枝核兒兜臉打了過去，卻不道打著菊儀的後脛上，一回頭，把桌上的酒帶翻了。茜雲忙跳起來避開，卻不防踹了自己的貓，那貓便疾叫起來。茜雲吃了一驚，忙去抱來看時，幸而不曾踏壞，因道：「險些兒踹死了。」菊儀連連道歉，把貓接過來撫著順毛道：「這貓可還是那只嗎？」綺雲道：「不是，那只老貓早已變成鬼樣兒了，一身的好毛片現在已和破棉花胎似的。大六月天，還要晒太陽去。茜妹妹早已把他貶到大廚房裡去了。」瑣琴道：「一個什麼博物學士說來，貓的年紀本來只得五年好活，若是培養的好，可活二十年。一個人的年齡，本來只得三十年，若是培養得好，可活一百二十歲呢。」藕香笑道：「照你說來，那咱們幾位太太都好活上一百二十歲呢！」柳夫人道：「照葉老太太的豐彩，不過三四十歲好看，便再加上一倍年紀，也不過和尋常六七十歲的人差不多呢！」葉太夫人笑道：「咱們倆個鏡子裡照著，我便比你老得多了，若照你這樣說來，你倒變了二十來歲的美人了。」說得大家都笑起來。寶珠道：「說也奇怪，咱們家的人，只有小孩子會得長大起來，年紀大了的人，再不會老的。我看著太太，還是和十幾年前一個模樣，倒像越加後生了點兒呢。」柳夫人因道：「不錯，怎麼不把珠兒抱來玩玩？方才怕鑼鼓兒驚了他，這會子不妨到這裡來呢。」賞春聽見，便一疊聲傳話出去，一會子，已由奶媽抱著珠兒進來。賽兒早就搶了來抱，一叢人都圍了攏來看這孩子。葉太夫人更自喜歡，因說：「咱們這幾家子，一班後輩倒要算是寶哥兒有福氣呢。」寶珠笑道：「老太太不要說吧。自從有了這個孩子，不要說太太單疼著他，不疼我了，便是蕊妹妹也是全個兒心思都撲在他身上，再也沒工夫來理我。這可不是我的晦氣，哪兒來的什麼福份。」葉太夫人笑道：「做了個爺，倒氣不過兒子，可不臊死了人來。你們把珠兒給我抱，教他爺眼熱眼熱呢。」寶珠聽了這話，早就一兀頭倒在葉太夫人懷裡道：「老太太看我太太的份上，疼著我吧！」柳夫人忙道：「快還不站起來，老太太是有了年紀的人，經得你這般扭股糖兒似的扭著嗎。」葉太夫人卻只笑著道：「這般大的年紀，還是孩子氣，怪不得你太太疼你。好孩子，你蕊妹妹冷落你，回來我罰她的酒。」寶珠得了這一句話，便跑去強蕊珠的酒，軟玉代了不算，定要他自己吃。正糾纏著，笑春來說勸藥來請爺呢，寶珠方才記得外面有客，只得丟下這邊出去。

卻見台上的戲早已停了，滿院子只聽得華夢庵豁拳的聲音，狂呼大笑，鬧得個沸反盈天。桑春已經被他灌醉，氣咻咻的還在那裡鬧拳，鼻尖上擱著眼鏡，卻把兩隻紅眼睛從眼鏡子的上面看人。愛儂已不知去向，正待要問，卻見秦珍招手兒喚他，便走近過去。秦珍道：「祝春和蘆仙正找你呢，這會子怕在西花廳上。」寶珠怕被夢庵捉住，即便一溜，出了亭子，到西花廳來。卻見蘆仙和祝春坐在門當口的欄杆上面，見寶珠來了，因道：「這裡很風涼呢，從這門裡望過去，那滿地的荷花，襯著些綠楊、亭角，比那賞荷的補景還要好看呢。」寶珠笑笑，因道：「今兒這樣個亂法，可不是辜負了荷花？回來太太們到樓上看戲去了，我去弄只船兒和你們去划。」一個轉身，又向祝春道：「你不是找我嗎？」祝春笑道：「是呢，我想和你商量，點一齣戲。」寶珠笑道：「這有什麼商量的，你愛點什麼，只消吩咐下去就是。」蘆仙道：「他說要點一出『三笑』，拿華大、華二來形容華瘋子的醜態，給他自己看看。」寶珠不禁笑了起來道：「好，好。唱小丑的墜兒，最是拿手，我便教他去。」祝春道：「如果能夠教香玉起秋香，那就格外好了。」寶珠道：「這個卻要說起來看，做不做到，可說不定。」蘆仙道：「最好要把科白穿插些過。」因把早間吃粉團子的笑話，告訴寶珠，教他和台房裡說去，一定要穿插在裡面，寶珠笑著答應去了。

一會子午席已散，大家重復入座看戲。開場便是香玉的「葬花」，做得深情旖旎，情景逼真。華夢庵看得出了神，連瘋也發不出了。那香玉的口齒本清，因自己愛著這篇曲文，唱得分外清楚，大家都絕口贊好。祝春因問寶珠道：「這樣的好曲子，可有底本兒嗎？」寶珠道：「這一出片子，是香玉的秘本。據他說早已失傳的了，遍蘇州城，只有他一個會唱、會吹，所以不曾演過。才是今年春間，他把曲文寫了出來，注了工尺，我和賽兒、伶兒、嫩兒一淘兒學著，費了兩個月工夫，才吹得上。」蘆仙聽了，便高興道：「你可有抄本兒著，借我抄一本去？」寶珠道：「有呢。春聲館裡現在個個都有了，我去拿一本來。」說著便到台口去，和值台的老婆子講了，說不拘誰的，借一本來。香玉聽得有人要看本子，知道看客裡面很注重他這戲，心裡分外舒服，越做得出神入化，連個寶珠也站在台前看的呆了。直等老婆子送本子與他，方才如夢初醒，不禁笑了一笑，便把本子接過來，叫花農去遞給祝春，自己卻仍站在台前看著香玉。

祝春接了本子，一時打不定主意：還是看了戲好，還是看了書好？卻被蘆仙搶了去先看。見上面寫得很好的簪花小楷，那曲文也填得甚是細緻，連說白都抄全的。蘆仙帶看帶摸工尺，正和何祝春評論著，不妨樓上樓下起了一片笑聲。舉目看時，原來台上已換了《三笑姻緣》，開頭一幕，便是華大、華二在書房裡做文章，那華二的一種呆氣做得實在好笑。華夢庵起先還沒什麼，後來聽得樓上樓下的人都笑了起來，連邊廂裡的一班管家、小廝也都望著他笑，這才覺得有些不好意思起來。又見嫩兒扮著秋香，送出一盆子點心來，華二趕先攔住道：「慢來，讓我看什麼東西？哎喲喲，原來是兩碗鴿蛋，正對著我的胃口！好姊姊，你去另外弄一碗給阿大，賞我吃一個雙份吧！」說的蘆仙、祝春都拍手笑了。華夢庵看到這裡，才跳起來笑罵道：「這可不是你們兩個促俠鬼編出來的笑話嗎？也好，你家的秋兒既然是個秋香，我華二爺便該去享一享豔福呢！」說著，竟自拔起腳來，走了。台上的華二正被粉團子燙了舌尖，把個碗掉在地下，引得滿台下哄堂大笑。寶珠怕他真個惱了，趕忙追著去留他，卻不道勸藥正從外面進來，撞了一個滿懷。寶珠站住了腳。罵道：「忙著些什麼？」勸藥因把手裡的封兒遞與寶珠道：「張總管說，這電報是很要緊的，教送給爺看呢！」寶珠不禁愕了一愕，心想「哪裡來的電報？」欲知究為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正是：

個中情事雙關著，意外驚疑一電傳。